桯史/卷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十五

全書終

淳熙內禪頌

中興三朝，授受之懿，追媲堯禹。一時薦紳名士，親逢盛際，濃墨大字，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，而史不多見。三松王才臣子俊者，家廬陵，以文鳴江西，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，其文贍蔚典麗。余甲戌歲在九江，才臣自蜀東歸，嘗訪余而出其稿。其文曰：「惟皇上帝，簡在宋德，誕集大命，於我藝祖。厥初造草昧，相時之黔，淪胥於虐，浮頤沈顛，靡所底定。其孰躋之，繁是我恃，寧濡我躬，俾卽於夷塗。匪位之懷，我圖我民，匪天我私，惟我有仁。八聖嗣厥理，益以厚厥澤，動植是洽，堪輿是塞。葉氣茲有羨，以溢於罔極，計其攸鍾，是必有甚盛德。使之橫絶今古，焜燿典冊[1]，而後天之報施，乃不爽厥則。惟我高宗，克靈承於茲，屬時陽九，天步用艱。犬羊外陵，狗鼠內訌，民罔奠居，皇綱就淪。惟我高宗，克宏濟於茲，左秉招搖，右提干將，灑掃函夏，復壽炎篆，茲惟難能哉！典時神天，歷載三紀，民生春熙，治象日舒，曾靡是居，俾聖嗣是荷，茲惟難能哉！惟我壽皇，紹大歷服，聖謨無所事，改慮我則，闡之俾益光，聖治無所事，改爲我則，熙之俾益昌。志靡一不繼，事靡一不述。我興問寢，明星在天，我往視膳，麗日在戶。起敬起愛，用家人禮，祀越二十八，曾靡間厥肇，思篤於親，爰釋大位。高宗神孫，伊我聖子，我是用禪，先後惟一軌，皇乎休哉！邃古之茫，赫胥大鴻，檜庶繩書，不可考也已。羲圖炳文，民用有識，孔刪自唐，登載益煥，惟堯聖神，談者稽焉。

蕩蕩巍巍，匪天弗則，遜於虞姎，首出帝典。重華是仍，亦以授禹，由姒以降，莫返於古初。或以謂臣，堯舜禹之事懿矣，揆之於今，其可儷歟！臣曰：「奚直儷之耳！堯陟元後七十載，遭時不易，洚水滋儆，才者十六，未宣乃庸。凶族有四，未麗於辟，日叢萬微，以悴於厥衷。式時元德，歷試罔不績，主祭賓門，天人交歸焉。於廟受終，夫豈其艱？舜生登庸，越其在位。歷載各三十，宅帝卽眞，又三十有三，稽圖揆齡。九秩式有衍，脫躧萬乘，茲非其時哉！惟我高宗，春秋五十有六，惟我壽皇，春秋六十有三，黃屋赤霄，委以弗留。從容退居，靡俟大耄，以今準昔，其決孰需焉。以虞易唐，姎變而姒，惟械於位，廑廑釋厥負，乃若爲天子父，以天下養，後世無傳焉。惟我壽皇，聖孝孔時，力靡遺余，愛敬旣究，熙以鴻號。錫類湛恩，燕及人老，巨典盛儀，輝赫萬世。惟我皇上，聿駿前躅，日肅輿衛，來覲來省。翼翼如也，愉愉如也，以昔視今，其孝孰隆焉。故曰：「奚直儷之耳！臣惟昔者，封禪、典引、正符等篇，其事至末矣，侈於麗藻，以掞不朽。矧今宏休，軼於古始，頌聲弗宣，不其缺歟？作宋一經，以駕帝典，顧瞻朝著，將有人焉，臣賤不敢與茲事。堯極立民，康衢有謠，載在萬世，不以賤廢。臣誠不佞，請試效之，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：『太初冥冥，孰究孰營，羲儀圖之，靡麗於成。有聖惟勳，疏之淪之，斧其不條，而荒度之。匪世不阜，匪穹不佑，可燕可守，而勳以不有。乃遜於華，與世爲公，何以告之，曰允執其中。華述厥誌，亦以命文命，率克念厥紹，以共闡厥盛[2]。皇皇惟天，而勳則之，絶德與功，紹者克之。我瞻我稽，閱世惟千，泯泯棼棼，曾莫闖厥藩。天將開之，必固培之，厥培以豐，古尙克回之。豈惟回之？視培淺深，軼而躪之，視我斯今。粤歲己酉，二月壬戌，天仗宵嚴，彤廷曉蹕。穆穆壽皇，如天斯臨，羣後在位，奉承玉音。曰予一人，實倦於勤，退處北宮，以篤於親。赫是大寶，畀我聖子，聖子惟睿，天命夙以啓。不吝於權，盍居乃功，釋焉不居，惟壽皇之公。壽皇之公，其孰發之？念我高宗，中心怛之。始時春秋，五十有六，向用康寧，以燕遐福。亟其與子，於密退藏，其子爲誰？繄我壽皇。壽皇承之，匪亟匪徐，二十八年，四方於於。國是益孚，生齒益蕃，於野於朝，肅肅閑閑。聖子重暉，如帝之初，於千萬年，曾靡或渝。孰條不根，孰委弗源？念我高宗，允遜孔艱。匪高宗是懷，藝祖之思，洗時之腥，仁涵於肌。靈旗焰焰，平國惟九，其酋旣貸，矧彼羣醜。吾子吾孫，吾士大夫，毋刻爾刑，顧質之書。爾有嘉言，爾則我告，我賞我勸，如彼害何悼。不以干戈，而置詩書，維彼槐庭，謂匪儒弗居。列聖一心，諱兵與刑，維鯁言是聽，惟大猷是經。鍾我高宗，啓我壽皇，爰及聖上，篤其明昌。惟是四條，式克至今，藝祖高宗，壽皇之心。匪時匪今，振古之式，式勿替厥度，亦以燕罔極。帝開明堂，百辟來賀，四夷攸同，莫敢或訛。不肅不厲，不震不竦，焯其舊章，貽我垂拱。勳迫大耄，乃禪於華，華逮陟方，俾夏建厥家。孰如高宗，及我壽皇，與齡方昌，而遽晦厥光。帝降而王，功弗德之逮，庸不列五帝，而祖三代。孰如我皇？惟德崇崇，顯號鴻休，蔚其並隆。維

時壽皇，萬壽無疆，日三受朝，衮冕煌煌。維時皇上，治益底厥極，親心載寧，萬邦以無斁。萬姓謳歌，於室於塗，微臣作頌，以對於康衢。』」又自作序其後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，有盛德大業者，必見於歌頌。蓋帝王之世，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，專設采詩之官，以搜求之，重以其時，教養有方，人人能文。故郊祀天地，則有頌；祀四嶽河海，則有頌；講武類禡，則又有頌；薦魚獻鮪等事，亦皆有頌。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，而能文之士，亦不世有，鴻烈麗藻，率不相値。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，又適有元結能作頌；有憲宗平淮蔡之功，又適有韓愈、柳宗元能作碑若雅。是以其功烈益大，彰明灼著，足以傳示無極。韓碑一爲人所磨，易以段文昌之作，便俳諧淺陋，讀者悶然厭之，豈復能有所發揚也。子俊於前輩，無能爲役，亦詎敢謂能文，然所述淳熙内禪頌，鄉曲一二鉅公，皆盛有所稱道。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，墮在山林，無階上徹，蓋十有六年於茲。屬者士大夫或恭之，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，上表投進，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。又念齒髮如許，恐有干澤之嫌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，亦不果進也，顧藏之家，以自致其意云。才臣蓋師誠齋，誠齋亟稱其文，有「發而爲文，自鑄偉辭。其史論有遷固之風，其古文有韓柳之則，其詩句有蘇黃、後山之味，至於四六，踵六一、東坡之步武，超然絶塵，崛奇層出，自汪彦章、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。小技如尺牘，本朝惟山谷一人，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。挾希世之寶，而未應時之須，可爲長太息」等語。嘗遊京師，上史館書，述此頌之意，以杜篤自況，階薦得官，初任徑爲成都帥幕，歸遂棲遲衡泌，其節，亦可觀云。

愛莫助之圖

建中靖國初，韓文定忠彦當國，黨禍稍解，天下吐氣。鄧洵武爲起居郎，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爲言，上意雖不能無動，而未始堅決也。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，成都人，在熙寧初，倅寧州。嘗上言，陛下得聖臣，行青苗良法，臣以寧州民心歡悦者占之，天下可從知矣，惟陛下堅守勿變，毋惑流俗。王荊公喜，薦於上，遂階召擢。是時蜀士在朝者，咸唾罵之，綰有「唾罵從汝，好官須我爲之」之語。洵武，蓋其子也。自度清議必弗貸，且有駟不及舌之慮，懼文定知之，未知所以回天者，憂形於色。有館客者聞之，獻計曰：「新法者，神考所行之法也，韓琦實嘗沮之，爲條例司所駁，先帝以其勳勞弗之罪。今忠彦得政而廢新法，是忠彦能紹述琦之志也，忠彦爲人臣，尚不忘其父，上爲天子，乃忘其父兄耶！誠能以此爲上別白，上必感動。」洵武喜謝不及，造膝，如其言，玉色愀然，亟俞之。於是崇寧改元，天下曉然知其意矣。洵武復進一圖，曰「愛莫助之圖」，以豐祐人才分而爲二，能紹述者居左，惟温益而下一二人，而列於右者，皆指爲害政，蓋舉朝無遺焉。於左列之上，密覆一名曰蔡京，謂非相京不可，上覽而是之。洵武亦馴

致政地，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，胎靖康裔夷之酷者，此圖也。初，神宗既用荊公，隨亦厭之，綰薦荊公之子雱，宸筆中出，以綰操心頗僻，賦性姦回，論事薦人，不循分守，遂罷中丞，知虢州。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，以庶僚變國論，可謂不循分守者矣，是以似之者歟！

慶元公議

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，善類多力爭而逐，韓平原之權遂張，公議嘩然，日有懸書北闕下者，捕莫知主名。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[3]，曰：「左手旋乾右轉坤，羣公相扇動流言[4]。狼胡無地歸姬旦[5]，魚腹終天痛屈原[6]。一死固知公所欠[7]，孤忠賴有史長存[8]。九原若遇韓忠獻，休説渠家末代孫[9]。」一時都下競傳。既乃知其出於器之，平原聞之，亦不之罪也。器之後登進士第，今猶在選調中。

楊艮議命

蜀有楊艮者，善議命，遊東南公卿間。瞽而多知，自云知數，言頗不碌碌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，不深信珞琭諸書。嘉泰辛酉，來九江，太守易文昌祓留之，徧見郡官。余適在周夢與坐上，時韓平原得君，權震天下，夢與因扣以所至，艮屏人愀然曰：「是不能令終。夫年壬申，金也，申爲金位，有坤土以厚之，故金之剛者莫加焉，目曰劒鋒，從可知矣。是金不復畏它火，惟丙寅能制之。蓋支干納音俱爲火，而履於木，木實生火，火且自生，生生不窮，雖使百煉，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！凡人生時主末，今乃遇之，兆已成矣。且其月辛亥，其日己巳，四孟全備，二氣交戰，雖以致大受之福，亦以挺衝擊之災。今術者亦頗知之，多疑其丙寅歲病死，以爲不可再值，其實不然。蓋火炎金液，外強中乾，以剛遇烈，赫赫然天地一爐韝，萬物一橐籥，孰可鄉邇，是年顧當兆禍耳，未疾顛也。年運於卯，火爲沐浴，氣微而敗，灰燼熔竭，不能支矣。然受物也大，非盡其用弗可，一陽將萌，亶其時乎！」夢與相顧動色，謹志之冊，弗敢言。及余官鎮江，偶遇之，適林總卿祖洽來餉軍興，檄吳江袁丞韶入幕，丞登科，人有雋才。余問其命，曰辛巳，丙申，丁亥，壬寅，余謂亦俱在四孟，而丁壬丙辛皆眞化，且於格爲天地，德合尤分明，遂扣艮前説，因以爲擬。艮作而曰：「惟其太分明，所以非韓比，特二化氣皆生，韓自此卻不及之。」遂一笑舍去。既而艮言皆大驗，乃嘆其神。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爲宰，蓋方晉未艾也。

獻陵疏文

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，躬蹈大難，以紓京邑之酷，天下歸其仁，炎興中天，八駿忘返。髙景山初以訃聞，朝野縞素，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。任元受時爲下僚，率中原縉紳，爲位佛宮，以致哀焉。作疏文二篇，以敘其志，文淡意眞，讀者灑涕。其一曰：「時巡萬里，羣心久阻於望霓，歲閱三星，凶問奄傳於馳驅。哀纏率土，冤薄層空，臣等跡忝簪纓，心增荼蓼。從君以出，始慚晉國之亡臣，御而還，終愧趙王之養卒。攀號靡及，摧殞何窮。嘗聞無罪而殺一夫，尚復有辭而請上帝，矧茲二紀，喪我兩君。義不戴天，扣九關而無路；禮應投地，庶十力之可憑。爰竭蚍蜉之誠，仰幹龍象之馭。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，夙躋上聖，遽辱多艱，嗣服幾年，躬勤庶政。屈尊絶域，本爲生靈，已深露蓋之嗟，更劇棘車之痛。遺弓安在？憑几莫聞[10]，薰修唯藉於佛乘，升濟式資於仙駕。恭願神遊超越，睿識圓明。區脱塵空，來卽寶華之法會，兜離響滅，常聞金鼓之妙音[11]。更冀大覺垂慈，三靈協佑。護持正法，隆世祖中興之功，摧伏諸魔，雪懷王不返之怨。」其二曰：「仙馭賓空，載嚴遐薦，法筵撤席，更罄餘哀。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，蹈千仞之淵冰，脱羣生於塗炭，皇天降割，裔土告終。萬乘墨縗，將禦徐戎之難，六軍縞素，咸聲義帝之冤。自憐疏逖之蹤，莫效纖微之報，唯憑妙果，式助神遊。恭願法證三乘，趣超十地。如天子名爲善寂，萬有皆空，如世尊身入涅槃，一眞不滅。然後神明助順，中外協謀。載木主以徂征，並修先君之怨，奉梓宮而旋葬，仰慰在天之靈。」元受上湯中丞啓，珂固嘗書之，義不忘君，直不蔽姦，忠信之至也。徽祖上賓，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，肆筵以奠。是時方身縻異境，若於郡國禮制之外，因心薦嚴，雖前無此比，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。

李敬子

南康屬邑曰建昌，修水經焉。元祐尚書李公擇常居其上，宗派皆承素業，以儒名。有曰敬子燔者，登進士第，爲禮部易經魁，授岳陽郡博士。其祖母黃氏死，敬子請解官，與諸叔俱行喪，義聲振一時。既復分教襄陽，武帥某者敬禮之，敬子獨不答。適郡有宴，敬子預坐間，言及歲薦事，僚屬咸起囁嚅，帥曰：「郡有賢儒爲師楷，詎可舍不薦，皇及其它。」敬子作曰：「燔之無功名念久矣，此決不敢當。」帥怒罷酒，然終欲牢籠之，敬子岸然弗屈。郡庠有欞星門，居營幕之左，昏夙啓閉之不時，軍士以爲病，請於前校官，削學地，置軍門。既數載矣，敬子顧必復之。軍吏歡呶不服，上之府帥，乘此欲擠之，文移頗侵學官。敬子解其意，一夕解印綬遁去，城闍以狀白帥，徑以聞，且劾擅去官守，有詔免所居官。敬子既歸，躬鋤耨，其樂不改，治廟祀，裁古今彝制爲通行，家事繩繩有法度。築室曰「耕讀」，以待學者，橫經其間，士爭趨之，輿議亟稱其賢。嘉

定辛未，詔除大理司直，朝路欣欣望其來，敬子力辭，且曰：「燔苟固丘園，非所學，特冒焉立朝，懼越其分，請得以幕議贊。」澄清之最，遂添差江西漕屬。方其居鄉時，士子向風，不遠千里至，晦菴朱先生在建陽，敬子實師承之，其源流蓋有自云。

黃潛善

宣和六年春，東都地震，後三月又震，宮殿門皆動，有聲。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，悉沒入地，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。驛書聞朝廷，徽祖爲之側席。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，上心向闌，遇災而懼。臨朝謂羣臣曰：「大觀彗星之異，張商英勸朕畏天，戒更政事，雖復作輟，朕常不忘。」五月壬寅，遂罷經撫房，於是時事危一變矣。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，乃沒其實，以不害聞，天意遽回。六月，詔天下起免夫錢，圖卒固燕，黃驟遷戶部侍郎。建炎中興，復以攀附致鼎軸，殺陳東、歐陽澈、逐李忠定綱，撤備納冠，皆其爲也。維揚渡江，以覆餗賜罷。跡其媕阿患得之心，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，遺臭千載，言之拂膺。

郭倪自比諸葛亮

郭棣帥淮東，實築二城，倪從焉。余兄周伯吏部，時在其幕府，每從東閣遊，見其論議自負，莫敢攖者。一日，持扇題其上，曰：「三顧頻煩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」意蓋以孔明自許，竊怪之，以爲少年戲劇，妄標置耳。嘉泰、開禧間，倪位殿巖，賓客日盛，相與慫恿，眞以爲臥龍復出，遂逢當軸意，以興六月之師。吳衡守盱眙，過見之於揚，倪迎謂曰：「君所謂洗腳上船也，予生西陲，如斜谷祁山，皆狹隘，可守而不可出；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，掉鞅成大功，顧不快耶！」陳景俊爲隨軍漕先行，燕之。中席，酌酒曰：「木牛流馬，則以煩公。」衆咸笑之。余至泗，正暑，見其坐上客扇，果皆有此兩句，然後知所聞爲不誣也。倬既潰於符離，僎又敗於儀眞，自度不復振，對客泣數行。時彭瀘傳師爲法曹，好謔，適在坐，謂人曰：「此帶汁諸葛亮也。」傳者莫不拊掌，倪知而怒，將罪之，會罷去，遂止。傳師，豪士，以恩科得官，依錢東巖之門，不伦伦顧宦，督府嘗欲舉以使虜，而不克遣，終老於選調云。

校勘記

↑ 焜燿典冊：集成本、學津本「燿」並作「煌」。

↑ 以共闡厥盛：集成本、學津本「共」並作「供」。

↑ 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：葉靖逸四朝聞見録・丙集・悼趙忠定詩引此事作「太學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」。

↑ 羣公相扇動流言：葉靖逸四朝聞見録・丙集・悼趙忠定詩引此詩作「如何羣小恣流言」，原注：「又曰『羣邪相煽動謠言』。」

↑ 狼胡無地歸姬旦：葉靖逸四朝聞見録・丙集・悼趙忠定詩引此詩「歸」作「居」。

↑ 魚腹終天痛屈原：葉靖逸四朝聞見録・丙集・悼趙忠定詩引此詩「痛」作「弔」。

↑ 一死固知公所欠：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載陳文東批點：「所欠，一作『不免』。」

↑ 孤忠賴有史長存：葉靖逸四朝聞見録・丙集・悼趙忠定詩引此詩「賴」作「幸」。

↑ 休説渠家末代孫：葉靖逸四朝聞見録・丙集・悼趙忠定詩引此詩作「休説如今有末孫」，原注：「又曰『休説渠家末世孫』」。

↑ 憑几莫聞：底本「几」原作「凡」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常聞金鼓之妙音：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載陳文東批點：「金，當作『鍾』。」